

ANDREW
WILSON

——亚历山大·麦昆家人唯一认可并授权的传记——「英」安德鲁·威尔逊——著

张虹——译

BLOOD
BENEATH
THE
SKIN



ALEXANDER MCQUEEN:

BLOOD BENEATH THE SKIN

ANDREW WILSON

亚历山大·麦昆传

栖血肤下

「英」安德鲁·威尔逊——著

张虹——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历山大·麦昆传： 晒血肤下 / (英) 安德鲁·威尔逊 (Andrew Wilson) 著； 张虹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5

(时尚文化丛书)

书名原文： Alexander McQueen: Blood Beneath the Skin

ISBN 978-7-5689-0028-7

I. ①亚… II. ①安… ②张… III. ①麦昆, A.
(1969—2010) —传记 IV. ① K835.61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74888号

亚历山大·麦昆传： 晒血肤下

yalishanda · maikunzhuàn: xixuefuxia

[英] 安德鲁·威尔逊 著

张虹 译

责任编辑 张 维

装帧设计 任凌云

封面插画 闫 威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易树平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40mm 1/32 印张： 12.5 字数： 300千 插页： 32开20页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89-0028-7 定价： 88.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亚历山大·麦昆传

栖血肤下

目录

引言 001

第一章

“一段充满凶残与邪恶行径的历史”

乔伊斯·麦昆

015

第二章

“我都想学，每一样，让我知道一切”

李·麦昆

049

第三章

“如果你无法与他人和谐相处，与周遭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那么来艺术学校吧，这里会让你感到舒适自在”

路易斯·威尔逊教授

077

第四章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次探险，
像布狄卡女王一样乘着战车出征”

迪特马·布罗

097

第五章

“我的大部分设计中含有性暗示”

李·麦昆

117

第六章

“我要那种心脏狂跳的感觉，那种需要救护车的感觉”

李·麦昆

147

第七章

“成就你时装梦想之地”

李·麦昆评高级定制

177

第八章

“你知道，我们很容易惨遭遗弃”

李·麦昆

207

第九章

“他是直视生死的夜魔侠”

比约克

233

第十章

“这种感觉就像，你明明知道会和男友分手，
唯一不同是这段感情我没有觉得很糟”

麦昆谈纪梵希

259

第十一章

“李一直在寻找令他舒适的状态——
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平静”

克里·尤曼斯

285

第十二章

乔伊斯·麦昆：

“你最害怕什么”

“死在您前面”

李·麦昆

313

第十三章

“你是太阳，我是月亮”

——尼尔·戴蒙德的歌曲《弹奏我》

（麦昆“蓝色夫人”服装秀中的背景乐之一）

335

后记 372

致谢 381

亚历山大·麦昆女士成衣系列 386

引言

2010年9月20日星期一的早上，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外的阶梯俨然成了服装秀的伸展台。一辆辆漆黑发亮的轿车排成一列，一位位美丽的女子款款走了下来。“有些人戴着羽饰，几乎都是渡鸦的黑色，表示他们对逝者的敬意”。凯特·摩丝（Kate Moss）身着黑色皮裙和无尾晚礼服，露出一线散发着自然光泽的乳沟（有笔者称之为“极不合时宜的袒胸露肩”）；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上身穿黑色皮夹克，脚踩金色高跟铆钉靴；莎拉·杰西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穿了一件飘逸的奶油色连衣裙，外搭一件黑色外套；达芙妮·吉尼斯（Daphne Guinness）特意穿了一双12英寸高、带防水台的黑色靴子，当她沿着铺就好的道路走向教堂时，险些站立不稳。其他1500名左右的客人早已等候在位于拉德盖特山（Ludgate Hill）顶部的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的巴洛克教堂，一起来祭奠英国一位最饱受赞誉和质疑的服装设计师，对朋友和家人来说，他是李；对世界来说，他是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时尚界的坏男孩”。

人们在教堂内入座，一位风琴手演奏起了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的《谜的变奏曲》中第九乐章《猎人尼禄》。十四个乐章，一个隐含主题，乐曲的选择很适合这个场合。埃尔加缺失的乐旨（这位英国

伟大的音乐家将其描述为“隐秘的叙述”，因为“核心主题绝不演奏出来”），抓住了这次活动怪异而乖张的特点——纪念的人物没有在场，但他的灵魂却每时陪伴在我们左右。

事实上，很多人认为麦昆本身就是一个谜。“淘气鬼、无赖、天才，亚历山大·麦昆的一生就是一段令人着迷的故事。”一位评论员在麦昆去世后写道。“没有什么人了解这位英国最杰出的时尚设计师，他敏感而有远见，在很多方面将时尚重塑。”造型师凯蒂·英格兰（Katy England）曾与麦昆共事，她和丈夫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流行歌者鲍比·吉莱斯皮（Bobby Gillespie）是这样描述麦昆的：“他是完全封闭的……他把自己孤立起来，把自己和其他人隔绝开。”而麦昆的一位值得信赖的员工特里诺·韦卡德（Trino Verkade）说：“李确实到后来越来越孤僻，最后只能忍受极少的人在他身边。”尽管这样，一位到场的女士还是认为麦昆会喜欢这样的纪念活动，“所有这些戏剧性的表演、未经修饰的人类情感、文化遗产、教会的辉煌与美好都是他T台的特色”。置身于过度的嘉奖和歌颂，麦昆应该会坐不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就是“伦敦东区街头一个大嘴巴的野小子”，只不过对自己的能力极度自信。他是那么羞涩，每场服装秀的最后，他只是在T台上匆匆露一下面就仓促离开，要么回家，要么和朋友去用餐。“如果知道自己被这么多人敬仰崇拜，他肯定会讶异不已，”麦昆的姐姐雅克说，“最后他会想‘我就是李’罢了。”

纪念活动准时在11点钟开始——不同于麦昆的服装展示会，总是会迟于预定时间——尊敬的教规长吉尔斯·弗雷泽（Giles Fraser）牧

师首先致辞。“这个生命活在公众的注视下，他魅力四射，却又脆弱羞怯。”弗雷泽身穿圣保罗大教堂三百年庆典时穿着的教袍（这是一件饰有施华洛世奇水晶的白色和金色相间的长袍），列举了麦昆一生的成就：他如何在1996年到2003年之间四次荣获年度英国最佳设计师（British Designer of the Year），如何在2003年赢得年度国际最佳设计师（International Designer of the Year），并在同年获得大英帝国勋章（Comman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我们感谢他极富创造力的大脑，他过人的展示天分，以及他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的才能。”弗雷泽还讲述了麦昆对朋友的忠诚、对动物的热爱（尤其是他留下的三条爱犬）以及“挑战权威的天性”——那些曾被麦昆的“毒舌”攻击过的人们听到这句恐怕会暗自发笑。“他会到家人那里寻求支持和安慰，”弗雷泽补充道，“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他身处纷繁炫目的世界却仍然没有忘记他在东区的根，没有忘记那些爱着他的人。”

那天在教堂举行的纪念活动，麦昆的家人没有和那些名人、模特坐在一起。麦昆的前男友之一安德鲁·格鲁夫斯（Andrew Groves）也在场，他发现麦昆开出租车的父亲、罗纳德、他的哥哥姐姐都看上去很不自在。“他们感觉与这次活动格格不入，”格鲁夫斯说，他在90年代假托吉米·展博（Jimmy Jumble）之名从事时装设计，如今已成为一位时尚导师。“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根本不清楚李的传奇一生。就好像很迷惑‘所有这些究竟都是什么？’”爱丽丝·史密斯（Alice Smith）是一名时尚招聘顾问，1992年与麦昆结识，两人成为朋友。爱丽丝讶异于走廊两旁就座的人穿戴的巨大差异，尤其是脚上的鞋子，真是天壤之别。她

说：“整个纪念活动的氛围十分怪异，我无法将麦昆的家人和那些时尚人物联系在一起。我不停地看他们的鞋子——麦昆的家人穿着极普通的平价鞋——另一侧则是奢华瑰丽的时装鞋。”

这种强烈的对比反映了麦昆生活中从未完全调和的诸多矛盾的一面。“这是他的问题，”爱丽丝说，“他的家人举止得体，他们是善良的人，正努力过上好日子。而他生活的另一面则是完全癫狂的世界。”那天的气氛很尴尬，到场的客人属于很多不同的小圈子——超模、女演员、知名设计师、东区的家人、旧康普顿街的同性恋朋友——他们互不相识。“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聚在一起，却没有交集，很是怪异，”安德鲁·格鲁夫斯说。“参加时装展示会时，人们对自己坐在什么位置上都了然于胸。我如果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我知道自己应该坐在后排，因为我属于教育圈。安娜·温图尔（Anna Wintour）会坐在前排。我知道在那个时刻我们属于同一领域，而实际上却不是。”

众人吟诵完主祷文后开始合唱“我宣誓向祖国效忠”，歌词中有两句麦昆如能听到会深有感触：“另有一个国度，我早就听说过，热爱她的人们的亲爱的祖国，是他们心中最伟大的祖国。”麦昆的一生都在寻找他自己的“另一个国度”。他渴望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种观念、一位男子、一件衣裙、一个梦境、一种药品能够改变他的生活。而如果说他迷恋于什么——李对可卡因的渴求近乎达到贪得无厌的地步，他对此毫不掩饰——那就是最终他沉沦于愿景的诱惑，相信有一天他可以忘记他的身体、他的记忆、他的遗憾和他的过去。

很明显，麦昆相信爱最终能改变一切。“当然，也有黑暗的一面，”

凯蒂·英格兰在麦昆去世前三年时说过这样的话。“但也有其浪漫的一面。李就拥有这样的浪漫性格，怀揣着这些梦想。他的一生就是寻找爱的一生，不是吗？他对爱的追求以及他对爱与浪漫的态度，是呀，这是高于现实、摆脱现实的途径。”

在麦昆的右上臂纹着几个字，是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海伦娜（Helena）说的一句话：“爱不是用眼睛来看，而是用心来感受。”这句话是理解普通人李·麦昆和时装设计界的巨星亚历山大·麦昆的关键。2011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野性之美”麦昆作品展以及在V&A（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同名展览的策展人安德鲁·伯顿（Andrew Bolton）说：“海伦娜相信爱可以将丑陋化为美好，因为爱是出于个人的主观感受，而不是对外在的客观评估。这种想法麦昆深以为然，并成为他创作的源泉。”

安娜·温图尔在发言中讲到了麦昆作为一位设计师的非凡才能。“他是一个极富天分又让人难以捉摸的年轻人。儿时，只喜欢看伦敦东区塔楼顶上的飞鸟，”美国《时尚》（Vogue）杂志总编说，她穿着一件麦昆设计的黑色和金色刺绣外套。“他离开了我们，留下了独一无二的传奇，他的才能就像他儿时观察的飞鸟，远远在我们之上。”从1992年他在圣马丁学院的硕士毕业秀到2010年2月去世，麦昆在整个职业生涯都紧紧地抓住了自己的梦想奋力狂奔。麦昆在他死亡的最后时刻仍在工作，得知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他的最后系列被非官方命名为“天使与魔鬼”，而温图尔则描述为“黑暗与光明”的战斗。在麦昆去世的三年前，他在接受法国杂志《大都市》（Numéro）采访时说，“我

在生死间徘徊，在幸福与悲伤间游走，在善恶间摇摆。”“麦昆把时尚的浅薄与死亡的绝美结合了起来，”他的艺术家朋友杰克·查普曼（Jake Chapman）说，“自我毁灭是他的作品引起轰动的原因。我们是在一旁欣赏某人近于崩溃的状态。”

尽管麦昆后期被抑郁的黑色幽灵所笼罩，但他仍对生命怀揣着无法阻挡的活力与热忱。他坦然地享受着生活赋予他的一切——他超爱特级鱼子酱，也喜欢坐在沙发上一边观看《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一边吃着豆子和荷包蛋。他喜欢喝美国波本威士忌（Maker's Mark）和健怡可乐（Diet Coke），喜欢看同性恋色情文学污秽的结尾，和不同的人上床。因此，在安娜·温图尔讲话结束后，作曲家迈克尔·尼曼（Michael Nyman）为纪念麦昆开始演奏《心向欢愉》（*The Heart Asks Pleasure First*）。这是简·坎皮恩（Jane Campion）在1993年导演的电影《钢琴课》（*The Piano*）的主旋律。电影中的女主角艾达·麦克格拉斯（Ada McGrath）[霍利·亨特（Holly Hunter）扮演]从6岁开始就成了哑巴，只能靠弹奏钢琴来诉说自己。口头表达并不是麦昆的强项——“有一次我看到他在聚会上恍恍惚惚的……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大家更是完全不知所云，”播音员与作家珍妮特·斯特里特·波特（Janet Street-Porter）说——而他的滔滔雄辩则浸透在他设计的奇装异服以及精彩壮观的服装秀上。“你看到的作品就是我本人，”麦昆曾说过，“我的作品就是我的内心。”

珠宝设计大师肖恩·利尼（Shaun Leane）在尼曼演奏后发言，他曾与麦昆合作过多个服装系列。肖恩说，“我看着你成长，你打破常规

走向成功。”他还回忆在最近一次的非洲之行中，他仰望天空，感慨道，“‘李，你在哪儿？’话音刚落，一颗流星划过天际，你就这样回答了我。你感动了星星，就像你撼动了我们的生活。”利尼还忽然想起他的这位朋友的“性感的笑声、过人的胆量、大象般长久的记忆和一双明亮的蓝色眼睛”。

利尼讲话结束后重新就坐，有人开始在宾客中为英国艾滋病慈善机构泰瑞斯希金斯基金（Terrence Higgins Trust）以及巴特西猫狗之家（Battersea Dogs Cats Home）募捐集资，所有的这些慈善都是麦昆的心之所属。伦敦社区福音合唱团（London Community Gospel Choir）感人心魄的声音在教堂中回荡。“奇异的恩典，佳音甜悦耳 / 救吾脱苦海！ / 我曾为迷途羔羊，如今归正道； / 我曾视而不见，如今心思澄明。”麦昆的恩典，赋予他希望的——至少在他的早期——是时尚。

爱丽丝·史密斯（Alice Smith）回忆，李那时还是一位年轻的毕业生，他一有时间就会到她位于圣马丁街的办公室晃荡。“李有时会拿起《德雷柏报告》（*Draper's Record*），这是一本销售不佳的商业杂志，或至少过去的销量不尽如人意。他会浏览的页面就是‘时尚！时尚！时尚！’我们会说，‘这又不是意大利版的《时尚》。’”

福音合唱团演唱《奇异恩典》结束后，《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时尚编辑苏西·门克斯（Suzy Menkes）谈了谈她对麦昆的印象。“提到麦昆的传奇经历，我就会想起他的勇敢、他的鲁莽和他的想象力，”她说，“但还是让我来说说他的作品之美：他的剪裁行云流水、优雅精巧，印染的雪纺绸轻薄飘逸、柔若无骨，古

怪奇异的动物和蔬菜图案让我们了解到设计师关注的焦点并不局限在时尚界，而是整个地球。”她回忆起第一次见到李的情景，那时在东区工作室里的是一位面带怒容、身材发福的年轻男子，“他正手持剪刀疯狂裁剪，地上的布料已经没过了脚踝。”后来，他控制了体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总体来说比较时髦的产品。有一次，时尚编辑冲向后台，庆祝麦昆举办了一场真正独一无二的时装秀，她至今还记得麦昆开心地发出“咯咯”的笑声。“他充满想象力的头脑和高超的舞台展示技巧也无法掩盖其完美无瑕的裁剪技艺以及在巴黎高级定制服装时学到的精细流畅，”她说，“毫无疑问，他是一位艺术家，恰好与布料打交道，我想麦昆自己也是这么认为，他的服装秀就是其想象大厦的非凡拱顶。总之，他的作品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

门克斯曾观看了麦昆包括初期的所有服装秀，她讲述了两个人最后的一次谈话，那是在当年1月份，麦昆在米兰的男装秀刚刚结束。“但是骨骼很美！”麦昆说，他在努力解释为什么“剪裁的服装……壁纸和地板”看上去像是从人骨储藏室里拿出来的一样，“每个人的骨骼结构都是艺术的杰作。”当然，她不应该被最近这次“恐怖的话题”吓到，门克斯说，因为你可以“通过他非凡奇特的服装系列感知到死亡和毁灭的征兆”。在走下演讲台之前，门克斯最后引述了麦昆曾经对她说过的一些话：很奇特的是，麦昆谈到自己时，总是在用过去式，仿佛自己早已不在人间：“我的作品中表达的愤怒反映了我在生活中的沮丧与焦虑。人们看到的是我忍受生活中的我，这总是有关人类灵魂与精神的。我的作品就像是我人性特征的传记。”门克斯希望在座的人们能够通过济慈

的诗歌“希腊古瓮颂”记住麦昆，“美是真，真也是美。这就是你知道，和你需要知道的一切。”但是，朋友和家人很难忘记40岁的麦昆选择的死亡方式，2010年2月11日，在他母亲葬礼的前一天，麦昆在伦敦的梅菲尔公寓自杀身亡。

莫里·阿瑟（Murray Arthur）在1996年到1998年期间曾是李的男朋友。在他听到麦昆去世的消息时，大惊失色、悲痛欲绝，甚至在整个纪念活动的过程中，也难掩其悲伤之情。“我记得那时我不能低头，”他告诉我，“我必须时不时朝上看，因为一低下头眼泪就会落下来，就会开始啜泣。”比约克（Björk）现场翻唱了美国传奇爵士女歌手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的《黑色星期天》。阿瑟和在座的其他宾客都难忍心中悲痛，尤其是听到歌词“星期天是绝望的，伴随着阴影我将它结束。我的心和我都相信这是它的终结”。

比约克“戴着一对羊皮纸翅膀，穿着一条灰色和棕色相间的裙子，上面饰有羽毛”，看起来仿佛是麦昆秀场上常出现的半人半鸟的混合体，一个受伤的精灵在吟唱创造性想象力中黑暗的一面。

《黑色星期天》被认为是“匈牙利自杀歌曲”，其歌词原作者是拉斯洛·亚沃尔（László Javor）。歌词用诗一般的语言仿佛在诉说麦昆内心的煎熬，也表达出留在现世的人们内心的绝望；麦昆去世后，他的一些密友和亲人在阴郁的笼罩下都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黑色星期天》也可被看作是麦昆对他的朋友和他早期的导师伊莎贝拉·布罗（Isabella Blow）死后的赞歌。伊莎贝拉身患抑郁症，于2007年5月服用除草剂自杀。伊莎贝拉去世后，麦昆开始想尽办法以期再次